

解放南昌

解放南昌

目 录

第一部 战与和之间的徘徊

中央军委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，配合中原战场作战，电令粟裕亲率 3 个纵队，组建一个兵团，渡江南下，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。毛泽东设想，粟裕的部队可以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渡江进入湘西，或从洪湖、沔阳地区渡江进入鄂南，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，沿途兜圈子，以跃进的方式分几个阶段抵达闽浙赣边，使敌人防不胜防。

- 一、毛泽东运筹帷幄，中国不能成为“南北朝”
- 二、蒋介石山穷水尽，抱怨他比共产党多几个敌人
- 三、粟裕战罢淮海，准备第四次渡过长江作战
- 四、和谈的首要条件是“惩办战争罪犯”，头号战犯蒋介石只得匆匆下野
- 五、李宗仁竹篮打水，只捞到个“代总统”的空头招牌
- 六、和谈以揭露敌人，备战以实施渡江
- 七、李宗仁多方奔走，四处求救
- 八、总前委决定：3 月半出动，3 月底开始渡江最好
- 九、四分五裂的南京政府空喊和平，汤恩伯只守上海不守长江
- 十、张治中三谏蒋介石，蒋介石说：“逼我下野可以，逼我亡命就不行！”
- 十一、毛泽东说：“到南方作战，要先占城市，后占乡村。”

第二部 两军对峙

粟裕身材不高，性格沉稳，谈吐文雅，颇具“儒将”风度。他的指挥艺术非常高超。陈毅说：“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际兼优的人，战役指挥很高明。”刘伯承赞扬他说：“粟裕将军百战百胜，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。”

一、粟裕、张震筹划炮击南京，千军万马直趋长江北岸

二、北上南下，十数年沧桑变化

三、训练、筹船、挖引河，大军云集长江

四、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

五、张治中纳闷：周恩来怎么不到机场迎接？

六、毛泽东说：“李宗仁现在六亲无靠，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。”

七、李宗仁、白崇禧希望：国共以长江为界，划江而治

八、周恩来说，无论和谈协定签字与否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

九、黄绍竑携“协定”飞回南京，李宗仁左右为难默不作声

十、汤恩伯说：“我们是军人，决不要轻信和平，应当加紧备战。”

十一、邓小平亲拟《京沪杭作战纲要》，刘伯承下达《渡江战术注意事项》

十二、大战未起，“御林军”倒戈，国民党朝野上下震动

十三、渡江侦察，解放军小试锋芒

十四、扫清江北桥头堡，渡江只等一声令下

第三部 雄师过大江

夜幕中的百里江面上，数千只木船竞渡。炮弹爆炸掀起的

根根水柱，在敌人探照灯的光柱闪动之下，跌落下来，像一朵朵巨大的水花。从江北看去，每只船后都挂着一盏红色指示灯，如火光点点。整个渡江场面宏伟壮观，激动人心。

一、中央军委指示：依谈判情况，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

二、百万雄师横渡，争夺渡江“第一船”

三、国共隔江决战，英舰“紫石英”号突然闯入

四、江心里的搏斗

五、毛泽东、朱德下令：“向全国进军！”

六、刘伯承通宵指挥作战，军长、司令们迅速过江进行指挥

七、刘汝明、刘汝珍一触即溃，望风而逃

八、陈赓率部穷追猛打

九、李德生拿下徽州无兵守，只好摆起“空城计”

十、六名战士俘敌四百，皖南游击队接应大军

十一、东南风变成西北风，天遂人意

十二、江阴要塞起义，地下党立下奇功

十三、桂永清临阵退缩，林遵率第二舰队起义

十四、解放军攻占南京，刘伯承乘坐公共汽车赴任

十五、司徒雷登滞留南京，黄华代表新中国与美国人谈判

第四部 千里追赶穷寇

李宗仁知道，蒋介石是故意促成他早日垮台，愈快愈好。李宗仁想：“如果我能守住长江，与中共周旋，时日延长，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。如此，则李某人坐拥半壁河山，中共固然无法南侵，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成历史名辞了。”

- 一、李宗仁从南京仓皇出逃，江防守敌溃不成军
- 二、粟裕、张震指挥若定，两路大军关门打狗
- 三、高参谋误闯敌营，使巧言瓦解敌军
- 四、群山之中，蒋军狼奔、豕突，洋相百出
- 五、谭震林指挥 7 兵团解放杭州，陶勇出任警备司令
- 六、白崇禧独木难支，张轸率国民党第十九兵团起义
- 七、洪学智军长率领前卫团，不战而渡长江

第五部 南昌获解放

西集团渡江后，400 里正面上的敌人全线溃逃。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分成三个方向，分别以徽州、上饶、贵溪为目标，展开了一次跨越 1 千多里的大追击。

- 一、刘邓下令猛打猛追，俘虏后悔投降太晚
- 二、国民党军警士绅高举“欢迎国军”的标语，却迎来满火车的解放军
- 三、千里追击，“三猛三快”
- 四、南昌解放，陈赓受命服从林彪指挥

第一部 战与和之间的徘徊

中央军委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，配合中原战场作战，电令粟裕亲率3个纵队，组建一个兵团，渡江南下，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。毛泽东设想，粟裕的部队可以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渡江进入湘西，或从洪湖、沔阳地区渡江进入鄂南，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，沿途兜圈子，以跃进的方式分几个阶段抵达闽浙赣边，使敌人防不胜防。

一、毛泽东运筹帷幄，中国不能成为“南北朝”

1948年12月底，西柏坡。

在一座不大的小院里，毛泽东伸展着有点酸软的双臂，似乎想把整个世界都揽进自己的怀里。

毛泽东于5月份搬到这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，在这里他指挥了三大战役，与国民党进行了战略决战，取得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。

快要到元旦了，毛泽东想起他答应过新华社，要为他们写一篇新年献词。所以他稍微活动了一会儿，就转身回到办公室。

毛泽东住的院子有两间北房。里间大约有16平方米，是毛泽东的卧室，里面放着一张双人木板床，一个小沙发，一个茶几，一个小衣柜。相通的外间稍微大一些，约有20平方米，是毛泽东的办公室，里面放着一套沙发，还有圆桌、茶几和一张藤椅，墙上挂满了地图。

回到办公室后，毛泽东面对无数次凝视过的地图，点燃了

一支香烟。他从南向北，又从东向西，审视着整个中华大地。中国革命经历了漫长的历程，现在终于彻底改变了形势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无论是在数量上，还是在质量上，都超过了国民党军队。渐渐地，毛泽东顿觉文思如泉，转身坐到地图对面的书桌前，提笔饱蘸浓墨，挥笔疾书。

“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，这一点，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……”

毛泽东一口气写下近千言，对两年多的战争历程如数家珍般地一一道出，然后他写道：“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。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，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，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。……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，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，都完全没有争论了。”

毛泽东笔走龙蛇，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几个小时。打量着厚厚的一叠文稿，他想，该告诉人民在新的一年里要做什么。

1949年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做什么呢？

毛泽东搁下笔，抬头凝视地图。这张地图曾经激发起毛泽东无数的灵感。地图上，蓝色圈圈已经不多了，剩下的一些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长江以南。对西北地区，毛泽东并不太挂心，那里胡宗南已经维持不了多久。而对于江南之敌，由于有长江天险阻隔，毛泽东却甚感担忧。

在毛泽东眼里，长江不能成为分界线！

可是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长江曾让无数的兵家吃过败仗，使中华大地数度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。曹操赤壁惨败，于是三国鼎足；由于长江的阻隔，“南北朝”对峙将近百年；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每一次改朝换代，长江都发挥了她的巨大作用。

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当然了如指掌，所以他很久以前就担

心长江会影响中国的统一。早在 1947 年 7 月 23 日，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，毛泽东就有过“叶(飞)、陶(勇)两纵出闽浙赣，创立闽浙赣根据地”的设想，但是后来由于要保证刘邓大军提前南下，挺进大别山，所以放弃了这一设想。

到 1948 年 1 月 27 日，中央军委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，配合中原战场作战，电令粟裕亲率 3 个纵队，组建一个兵团，渡江南下，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。毛泽东设想，粟裕的部队可以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渡江进入湘西，或从洪湖、沔阳地区渡江进入鄂南，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，沿途兜圈子，以跃进的方式分几个阶段抵达闽浙赣边，使敌人防不胜防。

毛泽东正思考今后如何进行渡江作战时，周恩来推门走进来。

“主席，你要多注意休息。”周恩来说。

“恩来，你来得正好，你看在新的年里，我们要告诉人民做些什么？”

“是给新华社写新年献词吗？我们可以告诉人民，我们要成立共产党领导的政府，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，还要渡江南进，解放全中国。”

“很对。”说完，毛泽东坐回到书桌前，拂了拂白纸，挥笔而书。

周恩来站到毛泽东的身后，只见主席写道：“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，将要获得比 1948 年更加伟大的胜利……”

两辆沾满泥浆的吉普车从淮海前线一直向西柏坡开来，车上坐着的是两大野战军司令员。

吉普车停在一座大院前。车门打开，刘伯承和陈毅走了出

来。他们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整整衣服，谈笑着向院里走去。

刚到门口，就听见里面非常热闹，俩人互相对视了一眼，推开了门，只见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任弼时个个谈笑风生。

刘伯承、陈毅一走进大门就说：“来晚喽，来晚喽。”

众人纷纷起身，互道问候。毛泽东说：“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，我们正等着你们来谈谈渡江作战的打算呢。快坐下吧。”

二人入座后，朱德说：“伯承，陈毅，我们刚才正在谈论，打完淮海后，你们下一步怎么办？二位对渡江作战有什么考虑？”

刘伯承扶扶眼镜，慢慢地说：“总前委5个人已经研究过了，一等吃掉杜聿明，大部队就可以向南开进，准备渡江。现在就是时间紧一点，部队很疲劳，需要抓紧时间结束淮海战役。”

“让你们晚一点消灭杜聿明，主要是考虑到平津方面，打早了，傅作义就有可能逃跑。”毛泽东笑着说。

“这一点我们明白。”

周恩来坐在一张旧沙发里，这时将身子向前倾了倾，问道：“你们对渡江作战有什么具体想法？有问题吗？”

刘伯承说：“在军事上不存在什么大问题，与挺进大别山那时相比，我们这次非常主动。”

陈毅笑嘴嘴地说：“我看得天下没有问题，”说完这一句，他的脸色又认真起来，“可是，治天下有点难。今后向南发展，解放的土地和城市多了，缺少接管地方的干部。这一点请中央尽早考虑，给我们准备一批地方党及军区的配备。”

“陈老总不必担心，打下地方，总会有人去管理的。你就可以管理嘛！”刘少奇在一旁说。

毛泽东接过刘少奇的话，对陈毅说：“等上海解放了，让你当市长怎么样？”

陈毅说：“有伯承，让他去吧。”

“伯承还有南京嘛。”朱德笑着说。在中共军事家的眼里，似乎南京、上海已在掌握之中。

毛泽东弯腰从面前的火盆里取出一块红炭，点燃香烟，说：“我们是一定要打过长江去的，中国不能成为‘南北朝’，不能分裂，分裂就要受外人欺负，要统一成为一个整体。”

大家都没有说话。毛泽东抽了两口烟后，继续说：“到南方去作战，我们有不利条件，那里最广大区域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，我党的组织还不强大，群众还没有发动；在这种条件下，军队的给养在头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；大城市夺取容易，但掌握它则较掌握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。”

毛泽东从坐位上站起来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挟着香烟，走了几步说：“可是我们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啊！比如，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，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；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，特别是当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之后，它将更加威信扫地，我党则有极高的威信；南方有许多老革命根据地，现在又有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。这些都是有利条件。”毛泽东一边说，一边扳着指头。

刘伯承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听毛泽东讲话，见主席此时稍有停顿，就问：“主席，美国有没有可能出兵？”

没等毛泽东回答，陈毅抢先说：“美国鬼子出兵，我们也不怕。”

毛泽东思虑一会儿，站起身走到地图前说：“我们要防止美国出兵，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占领沿海若干城市，并同我们作战作为一种可能性，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。这一种计算现在不要放弃，否则事变万一到来，我们就会手足无措。”

毛泽东将语气缓和下来，接着又说：“不过，现在美帝国主

义的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改变，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，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。这即是：一方面，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地方军阀，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；另一方面，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，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。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，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，以求取合法的地位，实施这一‘内部破坏’的政策。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，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，并坚决地将其击破。”

任弼时始终默默地坐着，这时却说：“苏联人对我们渡江作战好像不大赞同。”

毛泽东一时没有说话。

刘少奇说：“据说斯大林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再打下去，罗申大使还在南京，同国民党政府来往频繁。”

毛泽东把手一挥，说：“不去管他们，我们中国人走自己的路！”

二、蒋介石山穷水尽，抱怨他比共产党多几个敌人

1948年12月28日，南京，蒋介石总统府。

张治中、张群、吴忠信三人面带难色，望着背手而立的蒋介石。

蒋介石火气很大：“白崇禧是在‘逼宫’，他是和李宗仁串通好的。礼卿（吴忠信字），白崇禧在武汉说些什么？”

吴忠信欲言又止。

蒋介石缓和了一下语气：“说嘛让大家都听听。”

吴忠信战战兢兢地说：“他说，非蒋下野不能‘和谈’，蒋应该让别人来谈‘和’。”

蒋介石转过身，心中的火气又冒出来了：“你们听听，这不是‘逼宫’，又是什么？”

张治中坐在一旁，他见惯了蒋介石发火的场面，对此既不感到惊讶，也不感到紧张，用他特有的平静劝蒋介石说：“总统，白崇禧是不是‘逼宫’，我不敢说，但这件事副总统并不知道。白是将电报拍给我和岳军（张群字）的，李副总统没有见到。”张治中说完，把目光转向张群。张群点点头。

蒋介石并没有由此消除对李宗仁的恼恨，他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，就萌生过干掉李的念头。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的消息竟在盛怒之下，一脚把收音机踢翻，并说：“要不是行宪时期，简直可以枪毙李宗仁。”

不过，蒋介石这个人城府很深，他在私下里对人采取无情打击，但在表面上却仍装出一付宽厚的样子。他对张治中说：“我想德邻（李宗仁字）不该如此着急，前几天我已让礼卿告诉他，我不想干了，让他出山，让他来应付眼前的局面。”

张群此时说话了：“总统，我看未必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杜聿明还有两个兵团，傅作义的实力也还没有受到大的损伤。现在就是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一个想法。”

“今天的局面，都是他们搞的鬼。”蒋介石觉得最近半年，让他不高兴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发生：战场上损兵折将，外交上失去美国的支持，现在内部又面临着一场危机，这一切把他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

“总统，夫人去美国的情况如何？”张治中问。

提起宋美龄，蒋介石的火气消下去一些。“夫人也很辛苦，这些天她一直在奔波。她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一项援华计划，看来还得努力一阵子。”

蒋介石说这番话时，没有掩饰对宋美龄的感情，但却掩盖

了来美龄在美国的真实情况。

宋美龄在美国的日子并不比蒋介石现在好过，她处处遭人白眼。美国早已不欣赏蒋介石，司徒雷登大使密电国务卿马歇尔说：“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，其威望已日益下降，甚至被视为过去人物……”因此，马歇尔没有把宋美龄当作总统夫人来接待，而只是允许她以私人的资格访美。

宋美龄 11 月 28 日赴美，12 月 3 日马歇尔才会见她。而等她见到杜鲁门总统时，则又是一个星期已过。宋美龄在美国四处活动，希望能够搬动美国这支大手，救救她的老头子。然而，杜鲁门总统对她采取的态度很冷淡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：“我没有像罗斯福那样，让她住进白宫。我不以为她会高兴，但我不在乎她究竟惬意不惬意。”

12 月 10 日，宋美龄见到美国总统杜鲁门，向他提出了一个援华计划。此项计划主要有三项内容：（一）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和反共宣言。（二）派遣一个高级军官代表团赴华主持反共战争和供应工作。（三）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，每年提供 10 亿美元。

对她的上述计划，杜鲁门和马歇尔，均未予以理睬。他们认为：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，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，任何大量的军事援助，均于事无补。

宋美龄不甘心白走一遭，于是她才决定暂住下来。

当然，蒋介石是不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别人的。

张治中、张群、吴忠信，他们谁也摸不准蒋介石的底。一连几天，他们每天坐在这里同蒋面谈，希望蒋能同意下野，以挽救目前国民党军事惨败、外交失策、内部分裂、财政崩溃的困境。

蒋介石意识到自己确实支撑不下去了，他对吴忠信说：“礼

卿，我打算让你来担任总统府秘书长。”

吴忠信连忙说：“我不是秘书长的材料，无论如何担当不了。”

蒋介石视吴忠信为心腹，把自己的内心想法和盘托出：“我要你当秘书长，只完成一项任务。在任务完成之后，去留由你决定。”见吴点点头，蒋又说：“我观察最近的内外情势，实在干不下去了。我走后，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。你的任务是拉德邻‘上轿’。等到德邻副总统上台后，你就算完成任务。”

吴忠信最后同意了，他表示愿为党国尽最后一份力。

蒋介石像是为自己办妥了一件“后事”，心里宽松了些。他对三人说：“你们再去找德邻，商量一下我下野的事。”

12月31日夜，南京黄埔路，总统官邸内张灯结彩，一辆辆高级轿车驶入。与西柏坡相比，这里的新年气氛要浓烈得多，但是人们的脸上却并没有流露出新年的快乐。没有欢声，也没有笑语。

晚7时，副总统李宗仁，行政院长孙科，立法院长童冠贤，监察院长于右任，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委张群、张治中、邵力子、陈立夫、谷正纲、张道藩等40多人应邀来到了官邸。他们是来参加蒋介石举行的除夕便餐。

便餐很丰盛，但准也没有胃口下咽。饭后，蒋介石向大家发表讲话，他的语调很低沉。蒋说：“现在局面严重，党内有人主张和谈，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，不能不有所表示。现在拟好一篇文告，准备在元旦发表。现在，请岳军先生朗诵一遍，征求大家的意见。”

蒋介石在文告中说：“处此国家危机，我惟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，有负国民付托之重，实不胜其惭惶悚栗。”

又道：“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，而有助于人民的

休养生息，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，民主宪政不因此而遭破坏，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，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，军队有确实的保障，人民能够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，则我个人无复他求。中正毕生革命，只知为国效忠，为民服务，实行三民主义，从而履行一革命者之神圣任务。和平果能实现，则个人的进退出处，绝不萦怀，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。”

两千多字的文告，张群一口气读完。接下来全场一片沉静。

蒋介石问坐在右边的李宗仁：“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？”

李宗仁没料到蒋介石有此一问，匆忙地回答了一句：“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。”

这时，谷正纲、谷正鼎、张道藩先后发言。他们不同意蒋介石下野，反对发表这个文告。谷说：“总统不能有下野谋和的意向，否则会对人心士气发生重大影响。”

他的话刚一落音，就有人发表相反的意见。这些人要求蒋介石早日下野。两派立即展开了争论。见双方争论不休，蒋介石憋了数天的怒火终于冲天而出。他大声骂道：“我并不要离开，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退；娘希匹，我之愿下野，不是因为共产党，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。”

蒋气得两只眼珠子都瞪了出来，他原期望在他做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之后，他的嫡系、他的心腹，乃至党内的其他人士会挽留他，以便帮助他渡过一场危机，给国内和美国人造成一种“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，而是他的部下、党内的同志们不让他下台”的印象。

但是蒋介石失望了。白崇禧在武汉逼他，张轸在河南也通电要他下野，他鞭长莫及。现在竟有人当着他的面叫他下野，他岂能容忍。蒋介石恼怒地对张群叫道：“有关我下野的一句话，

必须列入文告！说罢，愤然离席而去，留下 40 位大员面面相觑。

第二天，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发表了。这一天，蒋在总统府“团拜会”仪式结束后，将李宗仁邀到一间休息室。蒋对李说：“就当前局势来说，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。但是，在我走开之前，必须有所布置，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，请你告诉健生（白崇禧字，也明白这个道理，制止湖北、河南两省参议会，不要再发表通电，以免动摇人心。”

至此，蒋介石终于认识到，一方面，他如不下野，国民党内许多人不答应；另一方面，共产党又要大军压境。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，与其在台上度日如年，倒不如退居幕后，以党领政。

于是，蒋介石开始积极准备“后事”。

他下令扩大京、沪警备司令部为京、沪、杭警备总司令部，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，全盘掌握江、浙、皖地区的军事指挥权，建立长江防线，阻止解放军渡江。

蒋介石预料，李宗仁和共产党的和谈不会获得成功。蒋已经听到了中共新华社的广播，知道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要挥师南进。所以，蒋认为江南也决难守住。他要选择一块立足之地，在实在无路可走之时，还有一处可供栖身，蒋介石看中了台湾。台湾岛与大陆之间有海峡相隔，解放军没有海、空军，对台湾构不成威胁。为此，蒋委任心腹干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，又让蒋经国担任台湾省国民党省党部主委。蒋经国奉老头子之命，到上海把金元券兑换成黄金、白银和外汇（共合 3.7 亿多美元），密运台湾，以便对台湾进行长期经营。

为了退居幕后仍指挥一切，蒋介石派遣蒋经国和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、警卫主任石祖德等人，秘密去老家浙江奉化溪口，替他布置警卫，组织通讯。俞、石二人在溪口共装了 7 部

电台，使溪口成为一个临时的政治、军事指挥中心。

1月4日，蒋介石将一切下野后的事都安置妥当，御驾亲征傅厚岗，当面拜访李宗仁，请李宗仁出来维持局面，以便自己“引退”。

李宗仁听说蒋介石到了，赶忙出去迎接。对于蒋的亲临，李甚感不安，过去总是蒋“召见”李，现在蒋移樽就教，似乎对李来说并非是一个好的兆头。

两人略微寒暄了几句后，蒋就直接把话题引到他的“引退”上面来。两人你一句，我一句地展开了舌战。

蒋介石：“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？”

李宗仁：“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，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，统一指挥。今日挫败原因虽多，而最大的毛病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。”

蒋介石：“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。徐蚌失败后，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李宗仁：“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，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，走一步算一步！”

蒋介石摇摇头说：“这样下去不是事！我看我退休，由你顶起这局面，和共产党讲和！”

李宗仁：“你尚且不能讲和，那我更不行了！”

蒋介石：“你担起这局面，马上就不同了。”

李宗仁：“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”

蒋介石：“我看你还是出来，你这姿态一出，共军的进攻可能缓和一下。”蒋此话道出了他的动机，原来他让李宗仁出来，只是要他作为一张缓和共军进攻的挡箭牌。

李宗仁：“总统，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，我就更支持不了。无论如何，我是不能承担此事的。”